

谢尔顿作品

THE
OTHER
SIDE
OF
ME

Sidney Sheldon Revisited 纪念通俗小说之父 Sidney Sheldon Revisited

[美国] 西德尼·谢尔顿 | 著

我的另一面

西德尼·谢尔顿自传



THE
SIDE
OF ME

我的另一面

[美国] 西德尼·谢尔顿 | 著 陶雪蕾 | 译

西德尼·谢尔顿自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另一面——西德尼·谢尔顿自传／(美)谢尔顿(Sheeldon,S.)著；陶雪蕾译。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0.1

(谢尔顿作品)

书名原文：The Other Side of Me

ISBN 978-7-5447-1094-7

I. 我… II. ①谢… ②陶… III. 回忆录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0801 号

The Other Side of Me by Sidney Sheldon

Copyright © 2005 by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rton L. Janklow Associates through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0 by Yili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
any form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10-2009-067号

书 名 我的另一面——西德尼·谢尔顿自传
作 者 [美国]西德尼·谢尔顿
译 者 陶雪蕾
责任编辑 冯一兵
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, 2006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0.25
插 页 2
字 数 249 千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1094-7
定 价 23.5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献给我深爱的孙女，
丽奇和丽贝卡
好让她们将来知道我走过了
怎样神奇的旅程



第一章

十七岁那年，我在芝加哥的阿富汗莫药杂店当送货小工。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这份工作真是再好不过了，因为我可以偷到足够多的安眠药来自杀。我不清楚到底多少片才算够，只好想当然地以为二十片就可以了。我行事谨慎，每次都只是偷偷地往口袋里装上几片，免得引起药剂师的怀疑。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，把威士忌和安眠药混在一起便足以致命，于是便下定决心这么干，好让自己必死无疑。

那天是星期六——我盼望已久的一个星期六。父亲和母亲要外出，而弟弟理查德还在朋友家。家里只剩我自己一个人，不会有人来扰乱我的计划的。

六点钟的时候，药剂师准时宣布：“关门。”

他可不知道自己这句话说得有多好，没错，现在就是关闭我生命中所有错误的时候。我知道，不对头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，整个国家都不对头。

当时是 1934 年，整个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毁灭性的危机。股市在五年前便已彻底崩盘，数以千计的银行关门大吉，各地企业纷纷倒闭，超过一千三百万陷入失业的绝境。工资骤降至每小时五分钱。全国各地有整整一百万流浪者，其中包括二十万儿童。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，曾经的百万富翁纷纷自杀，昔日的经理们则在街头兜售苹果。

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《绝望星期天》，我记得其中的几句歌词：

绝望星期天
整日阴云郁结
我，还有我的心
都决意让一切终结

周遭一片愁云惨雾，跟我的心境完全一致。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，看不出自己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。我飘摇无依，内心痛苦不堪，极度向往某种无法言明、无以名状的东西。

我家在密歇根湖附近，跟湖岸就隔着几个街区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来到湖边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当时正刮着风，天空乌云密布。

我抬起头，对着天空说道：“上帝啊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就在我面前显现吧。”

就在我伫立岸边仰视天空的时候，乌云汇聚成了一张巨大的面孔。一道闪电划过，这张面孔霎时目光如炬。我惶恐不已，狂奔着回了家。

那时候，我们一家住在罗杰斯花园一处小公寓楼的三层。演艺界大腕迈克尔·托德^①说他经常破产却从不曾觉得自己很穷，而我却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很穷，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，这种贫困令人备受折磨，令人自感卑贱。为了省钱，你得在滴水成冰的寒冬时节关掉暖气，学会了不用的时候就关灯，还得把番茄酱瓶子和牙膏筒挤得干干净净。不过，我很快就可以摆脱这一切了。

我回到了我们家那间阴森的公寓，家里没人。父母亲过周末去了，弟

① 迈克尔·托德（1909—1958），美国企业家、制片人，是好莱坞传奇女星伊丽莎白·泰勒的第三任丈夫，作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（1956年）获奥斯卡最佳电影奖，1958年因飞机失事去世。托德一生中有过多次投资失败的经历。

弟也不在。没人会来阻止我做我想要做的事。

我走进我和理查德共用的那间小卧室，小心翼翼地从衣橱底下拽出那个装着安眠药的包，随后又去了厨房，从架子上拿了一瓶父亲的波旁威士忌，再折返回卧室。我盯着药片和威士忌，琢磨着这两样东西需要多久才能发挥效用。这之后，我往玻璃杯里倒了一点威士忌，把它举到唇边。我不敢再多想，于是仰头喝了一大口，那股辛辣味差点让我窒息。随后我抓起一把安眠药，正要往嘴里送，耳边却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你在干吗？”

我飞快地转过身子，杯里的威士忌洒了一些，药也掉了几片。

卧室门口站着我的父亲。他走上前来。“我都不知道你居然会喝酒。”

我盯着他，磕磕巴巴地说道：“我——我以为你出去了呢。”

“忘了点东西。我再问你一遍：你在干吗？”他从我手里夺过了那杯威士忌。

我拼命地想着。“没干吗——没干吗呀。”

他皱起眉头。“这可不像你啊，西德尼。怎么了？”然后，他看到了那堆安眠药。“上帝呀！你想干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我实在想不出什么高明的谎言，索性就豁出去说：“是安眠药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想——想自杀。”

片刻的沉默之后，父亲说道：“我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不开心。”

“你阻止不了我的，就算你现在阻止了，明天我还是会自杀的。”

他细细地打量着我。“生命是你自己的，你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置，”他迟疑了一下。“既然你也不是那么着急，我们干吗不出去走一小会儿呢？”

我很清楚他的打算。我父亲是一名推销员，他这是想要说服我放弃计划。不过他不会有办法的，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。“好吧。”

“穿件外套吧，冻感冒了可不好。”

这句话里的讽刺让我不由得笑了。

五分钟后，我们来到了屋子外面。街道上寒风呼啸，没有人在走动，因为气温实在是太低了。

沉默许久之后，父亲终于开了口：“孩子，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。你为什么要自杀？”

让我从哪里说起呢？怎么才能让他明白我有多孤独、多压抑呢？我极度渴望一个更美好的人生——却根本没有什么更美好的人生。我想要一个精彩的未来，可精彩的未来压根儿就不存在。每天我都做着五光十色的白日梦，可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，我却依然是药杂店里那个送货的小工。

我梦想上大学，可是没钱上。我一直想当作家，还创作了几十篇短篇小说投给《故事》杂志、《科利尔》周刊和《星期六晚邮报》，收到的却都是些打印的退稿信。最后我终于下定决心，不能让自己的后半辈子在这种令人窒息的苦难中度过。

父亲在说话：“……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你没看过……”

我并没有理会他的话。要是他今晚走了的话，我就可以继续实施自己的计划了。

“……你会喜欢罗马的……”

要是他现在阻止我，我可以等他走了之后再实施。我忙着想自己的事，都没怎么听他在说什么。

“西德尼，你跟我说过，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作家。”

他这句话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。“那是昨天的事了。”

“那明天呢？”

我困惑地看着他，“什么？”

“你并不知道明天会发什么。人生就像一部小说，不是吗？其中充满了悬疑。在翻开书页之前，你无从知晓后面会发什么。”

“我知道会发生什么，那就是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”

“其实你并不知道，对吧？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页，西德尼，都可能充满了惊喜。在翻开那一页之前，你是不可能知道接下来的事情的。”

我想着他的话。这话说得没错，每一个明天的确相当于小说里新的一页。

我们拐过街角，顺着一条偏僻的街道往下走。“西德尼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自杀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不过我不愿意看到你太快就把书合上，错过了下一页——你即将写下的那一页——可能会很精彩。”

不要太快把书合上……我真的合得太快了吗？明天的确可能会有一些精彩的事情。

也许我父亲真是一位超级推销员，也许是我结束生命的决心还不够强烈，总之，等我们走到下一个街区的时候，我已经决定要暂缓实施自己的计划了。

不过，我也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计划，它仍然是我的一个选择。



第二章

我生于芝加哥，出生在我自己亲手做的一张餐桌上——至少我母亲纳塔莉坚持这么认为。纳塔莉是我的北极星、我的安慰者、我的守护神。我是她的第一个孩子，新生命的降临让她惊叹不已，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她。她跟别人谈论我的时候必须借助词典：我是杰出的、天才的、漂亮的、机智的——当时我还不到半岁大。

我从来不管父母叫“妈妈”和“爸爸”。他们更喜欢我叫他们“纳塔莉”和“奥托”，也许是因为这样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更年轻。

纳塔莉·马库斯出生于俄国的斯拉维特加，在敖德萨^①附近，当时还是沙皇统治时期。十岁那年，为了逃避俄国的反犹太运动，她母亲安娜带她来了美国。

纳塔莉是个大美人，身高五点五英尺，长着一头柔软的褐发、聪慧的灰色双眸和秀美的五官。她满怀浪漫情愫，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，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，却通过自学掌握了阅读技能。她热爱古典音乐和书籍，梦想是嫁给一位王子，两人一起周游世界。

她的王子就是奥托·谢契特尔，芝加哥的街头小混混，六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开除了。奥托英俊潇洒、富有魅力，纳塔莉为什么会受他吸引那

①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，当时属俄国。

是显而易见的。他们两个人都是梦想家，但是他们的梦想并不一致。纳塔莉的梦想是一个浪漫的世界：住在西班牙的城堡中，在溶溶月色下乘刚朵拉漫游威尼斯。而奥托的梦想尽是些不切实际的暴发计划。有人说，构成作家的必要条件就是纸、笔和一个混乱的家庭，而养育我的正是这样的家庭。

现在我要隆重推出马库斯家族：两兄弟，山姆和艾尔；三姐妹，波琳、纳塔莉和弗兰。

与此对应的是谢契特尔家族，有五姐妹和两兄弟：哈里和奥托，以及罗丝、贝丝、艾玛、米尔德里德和蒂莉。谢契特尔一家性格外向、不拘小节，很受街坊四邻的喜爱。马库斯一家则是内向保守。这两家人不止是有所区别，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。不过，命运还是决定要拿他们来给自己寻开心。

哈里·谢契特尔娶了波琳·马库斯，奥托·谢契特尔娶了纳塔莉·马库斯，蒂莉·谢契特尔嫁给了艾尔·马库斯，如果这还意犹未尽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山姆·马库斯娶的是波琳最好的闺中密友。这样的婚姻关系可真够混乱的。

奥托的哥哥哈里是谢契特尔家族中最讨人喜欢的一个。他身高五英尺十英寸，健壮有力，气度威严。假使我们的家族是意大利的黑手党，他就会是家族中的那位参谋。奥托还有其他人有事儿都去找他出谋划策。哈里和波琳有四个儿子——西摩、埃迪、霍华德和史蒂夫。西摩总是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，其实他也就比我大半岁而已。

在马库斯家，艾尔最富魅力。他相貌堂堂、幽默风趣，讲究生活情调，喜欢做的事情是赌博和跟人调情。山姆·马库斯则是一位严肃老成的政治家，他对谢契特尔一家的生活方式很看不惯。山姆在芝加哥的多处酒店里经营衣帽间业务。

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伯伯、叔叔、舅舅们常常会凑到一个角落里，谈

论一种神秘的叫做性的东西。这样的谈话好像很精彩的样子。我暗自祈祷，这样的谈话会一直持续到我长大成人的那一天。

奥托生性爱挥霍，不管有没有钱，他都要享受那种挥金如土的感觉。他经常会请上十几个客人去昂贵的餐厅吃饭，结账的时候再跟某位客人借钱。

纳塔莉却不能容忍跟人借钱或欠债。她这个人有着强烈的责任感。等长大一些之后，我开始意识到他们俩其实完全格格不入。我母亲深感痛苦，因为她嫁给了一个自己无法尊重的人，而这个人也永远无法理解她的内心世界。从我父亲这方面来说，他娶了一位童话世界里的公主，结果却发现蜜月一结束，自己就陷入了无休止的混乱之中。

他们没完没了地争吵，还不是那种寻常的拌嘴，而是满怀仇恨、极其刻毒的大吵。他们找出对方身上的弱点，不遗余力地予以攻击。后来他们吵得实在太凶了，我只好仓皇出逃，躲进公共图书馆，躲到哈代兄弟和汤姆·斯威夫特^①那个宁静祥和的世界中去。

有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，我发现奥托和纳塔莉正在对骂，两个人都满嘴的脏话。我觉得自己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必须得寻求帮助，于是去了波琳姨妈、也就是纳塔莉的姐姐家。我这个姨妈矮矮胖胖的，温柔可亲，为人实在又颇有智慧。

我到了之后，波琳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泪眼婆娑地说道：“是纳塔^②和奥托，他们整天吵个没完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
① 美国系列侦探小说“哈代兄弟”(“Hardy Boys” series)中的主人公，该系列侦探小说诞生于 1927 年，由多位作者以共同的笔名富兰克林-W. 迪克森撰写，刻画了少年侦探弗兰克和乔·哈代这两个备受青少年读者喜爱的角色。汤姆·斯威夫特是“汤姆·斯威夫特”系列探险小说中的主人公，是一位天才的发明家，每一次的探险都是围绕他的新发明展开的。

② 纳塔是纳塔莉的昵称。

波琳皱了皱眉，“他们当着你的面吵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，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办。他们都很爱你，西德尼，他们都不想伤害到你，所以，下次他们开战的时候，你就走上前去，对他们说，你不希望他们再当着你的面吵架。你能做到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“能。”

波琳姨妈的建议非常奏效。

纳塔莉和奥托正在进行“吼叫竞赛”时，我走到他俩面前说：“不要这样对我。求求你们，不要当着我的面吵架。”

听了我的话之后，他们两个人都懊悔不迭，满脸愧色。纳塔莉说：“当然可以，你说得对，宝贝。以后不会这样了。”

奥托说：“对不起，西德尼。我们没有权利把自己的问题强加到你的头上。”

自那以后，争吵并没有结束，不过至少，吵架声是隔着卧室的墙壁传过来的。

我们总是不停地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，因为奥托总在不停地换工作。如果有人问我我父亲做的是什么工作，我的回答会因我们当时所在的城市而有所区别。我们在得克萨斯的时候，他的工作地点是一家珠宝店，在芝加哥是家服装店，亚利桑那则是一座已经挖空了的银矿。在洛杉矶的时候，他的工作是卖墙板。

每年有两次，奥托会带我去买衣服。“服装店”是停靠在一条小巷里的卡车，车里满是各式各样的漂亮衣服。那些衣服很新，连标签都还在，而且价钱便宜得要命。

1925年，我弟弟理查德出生了。当时我八岁，我们一家住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。我还记得当时自己是多么地兴奋，我有弟弟了，有了一个对

抗黑暗力量的盟友。那是一生中最令我激动的事情之一。我为我俩制定了宏伟的计划，满心都是期待：等他大一些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做很多事情了。在他长大的过程中，我推着他跑遍了整个加里城。

大萧条期间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就跟《爱丽斯漫游奇境》中的情景相仿。奥托在外面操持他幻想中的超级大生意，我和纳塔莉、理查德则住在阴森、狭小的公寓里。然后，奥托会突然现身，宣布自己刚刚做成了一笔大买卖，每星期有一千美元的进项。我们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就稀里糊涂地去了另一座城市，住进了豪华的顶层公寓。一切就像是一个梦。

事实证明这一切就是一个梦，因为用不了几个月，奥托的生意就会再一次打了水漂，我们又得搬到下一座城市，回到小公寓里面去住。

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。如果我们家有族徽的话，那肯定是一张搬家卡车的图片。十七岁之前，我住过八个城市，上过八所小学和三所中学。我总是所在街区里的一个新来的孩子——一个局外人。

奥托是一个伟大的推销员，我去新城市的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，他都会带我去见校长，几乎每次都能说服对方让我升一个年级。这样一来，我始终都是班上最小的孩子，结交朋友的障碍又多了一重。我也因此越来越害羞，假装自己就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。这样的生活真是让人崩溃。每次我刚要跟别人交上朋友，离别的时候就到了。

纳塔莉给我买了架小小的二手立式钢琴，我也不知道她打哪儿来的钱。她还坚持要我去上钢琴课。

奥托问道：“为什么要他弹钢琴？”

纳塔莉说：“你就看着好了，西德尼有一双音乐家的手呢。”

我很喜欢上钢琴课，可是几个月之后就上不成了，因为我们得搬到底特律去了。

奥托最喜欢炫耀的事情就是他这辈子从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。我

对于阅读的热爱都是纳塔莉灌输给我的。我喜欢坐在家里，看自己从公共图书馆借回来的书，这让奥托很是担心，因为他觉得我本来应该在街上打棒球。

他总是说：“你这样会把眼睛弄坏的。你怎么就不能学学西摩堂兄呢？他正在跟别的男孩子一起踢足球呢。”

哈里叔叔就更过分了。有一次，我听到他对我父亲说：“西德尼看书看得太多，没什么好结果的。”

十岁的时候，我开始尝试自己写东西，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了。当时有一本叫《早慧》的儿童杂志举办了一次诗歌比赛，我就写了首诗，让奥托帮我寄过去参加比赛。

我写东西的事情就已经让奥托很紧张了，看到我还写诗，他就更是紧张得不得了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怕我的投稿被杂志退回来，害他丢面子，于是就把我的名字去掉，换上了我叔叔艾尔的名字，然后才发了出去。

两周后，奥托跟艾尔一起吃午饭。

“奥托，真是活见鬼了。那个《早慧》杂志给我寄了张五美元的支票，搞什么搞啊？”

这么着，我的第一篇专业级作品是以艾尔·马库斯的名字发表的。

有一天，我妈妈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家，一把抱住我欢呼道：“西德尼，我刚刚从比衣·凡克特那里回来。她说你以后会名扬全世界的！很奇妙是吧？”

比衣·凡克特的通灵能力是很出名的，有很多熟人都证实了这一点。

但是在我看来，最最奇妙的事情是我妈妈居然相信了她的话。

说起二三十年代的芝加哥，你联想到的就是嘈杂的城铁列车、运冰块的马车、拥挤的海滩、脱衣舞夜总会、牲畜围场的气味、情人节的杀人事

件——七名暴徒在车库里靠墙站成一排，随后被机关枪扫倒。

那时候的学校教育跟城市本身一模一样——粗鲁而充满暴力，不是“演示与讲述”，而是“摔打和恐吓”。摔东西打东西的可不是学生，而是老师。我念三年级的时候，有天上午，一个学生说话惹恼了老师，她就顺手抓过一只厚重的玻璃墨水瓶——这种瓶子每张课桌上都有一只——隔着全班同学就扔过去了。如果瓶子砸到那个同学的脑袋，他就必死无疑了。当天下午我吓得都没敢回学校去。

我在学校里最喜欢上的是英文课。课上的一项任务就是轮流朗读一本叫《埃尔金读物》的书上的简短故事，里面有坡、欧·亨利、塔金顿的作品。我当时的梦想就是，有一天老师会说：“把书翻到第二十页。”而那一页上的故事正是我写的。这个梦想从何而来，我不得而知。也许是很早以前的一位老祖宗传给我的吧。

国王饭店的十楼是我们街区的奥尔游泳池^①。一有机会，我就会带上理查德去泳池玩耍。他现在已经五岁了。

那天，我让理查德在浅水区玩，自己则往深水区那边游去。我跟别人闲聊的时候，理查德爬出泳池来找我。他走到深水区这边时，脚下一滑，掉进了泳池。我目睹了这整个过程，赶紧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把他拽了出来。

永别了，奥尔游泳池。

十二岁那年，我在芝加哥马歇尔牧场小学读七年级。有一堂英文课，老师让我们按自己的想法写点东西。我决定写一个剧本，讲一名侦探调查一起谋杀案的事情。写完以后，我把剧本交给了老师。她看了剧本后，把我叫到她的办公桌旁，对我说：“西德尼，我觉得你写得真是太好了。你愿意

① 迪斯尼 1928 年出产的一部影片片名即《奥尔游泳池》(The Ole Swimmin' Hole)。

把它搬上舞台吗？”

我愿意吗？“当然愿意，老师。”

“我来帮你安排，在学校的主礼堂里演好了。”

突然，我想起了让纳塔莉兴奋不已的比衣·凡克特的预言。西德尼以后会名扬全世界的。

我内心也兴奋不已。这就是我的起点了。班上的同学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全都很想参加演出。我决定了，除了制片和导演外，我还要当主演。我当然没有当过什么导演，不过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

我开始选角色了。老师同意我放学后在主礼堂里排练，很快我的剧作就成了全校人谈论的话题。我要的道具全部到位：扶手椅、座椅、桌子、一部电话……

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。我非常确信，这是我辉煌事业的开端。我在这个年纪就能够写出一部成功的剧本，前途自然是无可限量。我的剧本会登上百老汇的舞台，我的名字会在聚光灯之下闪耀。

我跟自己挑出来的那些同学一起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，整场排练无懈可击。

我去找老师，“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您打算安排我们什么时候演出呢？”

她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：“就明天如何？”

当天晚上我失眠了，觉得自己未来的所有希望都在这场戏上。我躺在床上，在脑海里把整场戏一幕一幕地过了一遍，看看还有什么漏洞。找不出任何的漏洞：对白非常精彩，情节推进也很快，剧终还会有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折，它一定能征服所有的人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来到学校。老师给了我一个惊喜。

“我安排了一下，全校的英语课都停课，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去礼堂看你的表演了。”

我觉得难以置信。这可是大大超过我预期的成功啊。